





東方三王歌」、「萬古盤石」、「與主同行」、「信徒精兵進行曲」……等等，都支支美麗悅耳，動人心弦，一曲「平安夜」，尤為千古絕唱，耶誕前夕，處處唱着「平安夜」，多少人為之感極泣下！成千成萬人都會被此曲吸引感動而接受了耶穌基督了。

就是天主教修道院內修士的唱誦，也都具有很大的音樂魅力，動人情感——雖然不是每曲都像華格納（Wagner）的唐豪瑟（Tauscher）僧侶山中合唱那麼感人，那一曲僧侶在山中呼喚被女魔迷惑的修士，情感真摯，愛心與道心並露，也是難得的一首千古絕唱！

我出身於西方基督教學校，對天主教修院也很熟悉，對於基督教音樂，我很熟悉。我怎樣不信仰而仍然信奉佛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我對於基督教的音樂，可是佩服到極的，我常常覺得，基督教如此光大，音樂實佔了大半功效。如果沒有那許多感人落淚的音樂，不知道基督教今天是否會有如此普及全世界的盛況？

我又想到，假如基督教的音樂一直只固守原始的以色列音樂特色，那些歌曲，是否能夠如今天那麼廣為全世界接受呢？脫胎於猶太教的原始讚美詩，聽來也是毫不動人的，毫無情感，連我這個毫無地域觀念的音樂耳朵，也接受不了。我喜歡希臘、印度，中東，阿拉伯，亞美尼亞，埃及，西班牙，俄國，非洲，南美洲印加族……等各民族經過藝術再處理的土風音樂，可是也受不了以色列的猶太教唱誦和日本能樂，中國崑曲及秦腔，並不是說這些不美，而是它們都是未經過藝術處理的原始音調，很難引起共鳴，對於中國佛教的唱誦音樂，我也有一半這樣的感覺，當然佛教唱誦，對我而言，又比以色列猶太教的唱誦悅耳一些。但是，總有一些奇怪的感覺，覺得兩者好像有些近似，或者是兩三千年前佛教傳入中東，留下了影響，或者是猶太教影響了印度佛教唱誦？沒有下過功夫去追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古代宗教唱誦，都是單音字句，音感也酷

似佛教唱誦，這些都令我大惑不解，無論如何，我覺得佛教不能靠唱誦去感動教外人士，就如同猶太教的唱誦不能感動非猶太人一樣。在對於接引現代社會衆生方面，力量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基督教今日的優美音樂，是經過千多年來逐漸發展改善的結果，不是一蹴而成。想當初亦經過很多艱辛才掙脫猶太教的單調粗糙唱誦而逐漸創出優美藝術化的和聲合唱來，更進步到由學院出身的音樂作曲家寫出偉大的音樂，推動以音樂感人的傳道方式。

反觀我們佛教，唱誦是寺院必須保存的傳統單調枯燥唱誦，那不必多說了。固然也有其原始樸實之美，亦有其固守的理由，但是這是未琢之璞，不是人人可以一聽就感動的，除非已經信了佛，或已有了初機興趣。若圖以唱誦的單調來求禪定則有效用，若求以它來接引世界人士，恐怕很難了。

基督教音樂的成功，因素很多，其中之一，無疑是它擺脫了原始誦念形態，而進入了藝術領域，它的音樂已經不再是以色列的民族原始土風，而是超出地域民族的藝術歌曲，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使任何民族的人聽來都覺得悅耳感動。每一個民族各有其文化背景，亦因此而各有其不同的「音感」——即所謂「音樂感情」的「偏愛音調」，舉例說：日本民族偏愛「死階」（畧為有別於西洋古典音樂的「短調」），歌曲都是嗚嗚咽咽的，哀愁的，聽來已經夠悶人心煩了，不幸地，台灣的流行曲時代曲，一窩風摸倣日本歌無病呻吟，又加上中國人本來的音感，又加些美國流行曲，變成了「四不像」，聽了叫我心煩心悶得更甚，開了電視，一聽見台灣片的插曲，就心頭沉重，有時還會有反胃的感覺。恐怕並不是我個人的偏見吧？很多人都與我有同感。當然台灣有很好的作曲家，但是好曲子總是太少發表了，電視電影插曲大多數庸俗肉麻，叫人受不了。但是，相反地，美國電影，縱然未必是好片，它的音樂插曲却往往很感人。舉例說，多年前的一部蹩腳的所謂文藝片「生

死戀」，劇情不好，演得不好，可是主題曲一直風行至今，另一部劣片「愛情故事」，一無可取，却被作曲家法蘭斯，黎伊所作的主題曲帶起，成爲名片，曲子唱了幾十年亦未衰，說音樂是美國西部片的最大功臣，更不算過份？中國人拍的電影，很少有那樣的超級音樂，配樂往往太過份自錮於原始的民族音樂偏愛音調，而未予以藝術提煉。中國影片始終打不開世界市場與美國英國抗衡，音樂的薄弱，恐怕是主因之一罷？

從佛教音樂扯到基督教音樂，又提到電影音樂，離譜吧？不然！他山之石，何妨參考呢？從這些非佛教的音樂來觀察，就可見音樂的效用至大了！某次，我與一位佛教人士談起，他說：「音樂要來幹嗎？我們佛教不需要音樂的，凡是聲色，都是魔呀障礙呀！」。饒我怎樣勸說，希望以他的地位和陣容來發展佛教音樂，他都不採用，他自然有他的見解，但是，顯然他並未懂得音樂並不是「聲色之娛」那麼簡單，也更不知道音樂對於普及接引的重要。

我覺得，佛教若要普及接引全世界衆生，是有必要運用音樂的，而且不能只靠傳統的唱誦單調音樂。傳統唱誦固然必須保存，更應予以發揚，普及的佛教內涵歌曲或民謠，也應多多創作推廣。當然最好就是多培植一些藝術音樂人才，鼓勵他們創作佛教歌曲，民謠，甚至於進一步創作偉大的佛教交響曲，大合唱，我希望在創作時，雖然一定要保存佛教色彩和民族風格，也不宜太執着於太濃重的民族音樂偏愛音調，黃梅調聽在中國人耳中美極，甚至曾有薩教授撰文稱之爲世界上唯一最完美的音樂，但經過二三十年始終也打不進世界，除了台灣，沒有很多人喜歡聽它。這說明某一民族的音樂偏愛，未必能爲全世界接受。佛教音樂創作者，似應留意此一點。必須運用佛教色彩與民族風格，而予以藝術提煉才行。也許有一天，佛教也會出現可以比美「哈里路亞」大合唱，「聖母頌」「平安夜」一類偉大的歌曲。

說到提煉，當然這不是容易的事，提煉得好，黑人的靈歌

會昇華爲如今感動全世界的「念故鄉」（德沃札克作新世界交響曲第二章主題曲），那麼簡單，精純，335——32——23332——已經蘊藏了無限的感人落淚力量。蘇格蘭民謠「我思念你」，被藝術提煉後，成爲天主教最感人歌曲之一「奇異的恩惠」（Amazing Grace）充滿虔敬和崇高聖潔，愛爾蘭童謠改編成爲「噢丹尼男孩」（Oh Danny Boy），誰聽了不感動？

印度的一首民謠，經過藝術再處理之後，成爲由「航行者」太空船攜帶對太空播放，代表地球人類歌聲的音樂，伏爾加船夫曲本來是航夫叫喊的苦哼名曲，「老人河」原是美國南方黑人民謠……例子多得不勝枚舉。這些素材，若不經藝術提煉，怎有如此成就？

印度民族富有於音樂遺產，中國民族的音樂資源並不遜於任何民族，佛教的音樂，建基於中國和印度這兩民族的音樂之上，爲什麼會變成這樣沒有生氣？真是難以理解！可能是因爲太不注重音樂，甚至有些輕視音樂，認爲五聲不宜入耳。因而沒有人去發掘這些未琢之璞來加以藝術提煉，真是太可惜了！我認爲，佛教要向全人類弘法，除了說法講經和多做慈善公益的濟度事業之外，也應發展佛教音樂，用音樂作爲接引大眾的工具，不可仍認爲音樂也是魔！

佛教唱誦之中，其實只須加以藝術再處理，配上四部或更多部和聲合唱，削減一些不必要的拖泥帶水的「裝飾音」，「倚音」而予以單純化，再配上現代樂器伴奏，那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必須要精純，簡單，容易唱，容易記憶，才容易被大眾接受。這些小小的改良，其實並不妨礙傳統唱誦主體曲調，我多次企圖請某些佛教道場試用，不幸都沒有有一個肯接受的。

我的用意並非斗胆改革傳統，只是希望予以美化及現代化。既然都已徒勞無功，我也就不敢再提了。只好退一步，（或

者可說是進一步？）來嘗試創作佛教歌曲——供給青年人和學生平時演唱的，或者也可供給聲樂家作為藝術歌曲演唱的。我的作曲是自修的，我從未進過音樂學院，我自己摸索着，也會寫過交響曲和鋼琴協奏曲，自然我不能跟學院出身的音樂作曲家相比，自然我也必有許多樂理錯誤，但是我對音樂的興趣不減，自知沒有天才，也自知力有不逮，等於是拖牛上樹，我也還是要嘗試創作音樂的，更願創作佛教的新歌曲新音樂，能不能為大眾接受，在未可知，但我將會不斷寫下去的。自己未必能有成，也希望拋磚引玉吧！

多年來的創作佛教歌曲的心願，都因太忙碌而未果，拖延了太久，積壓在心中，極不舒服，（這是我向觀音菩薩許過願，一定要實踐的），今年（一九八五年）一月初，我決心開始實行，就把文章擱下來，都不寫，花了一個多星期，終於寫出來了，我的第一首佛教歌曲「晚禱曲」，修改了多次，重寫了四次，才定了稿。

這首「晚禱曲」，在我心中孕育了多年，也可說靈感得自佛寺的唱誦，上大供的唱誦中有一句讚頌的音調，在我心中衍化成這一首藝術歌曲。我摒棄了原有旋律的過多裝飾音及倚音予以提煉美化，獲得了「晚禱曲」的主旋律，這是很富於情感感的歌曲。我予以簡單的四部和聲，配上鋼琴伴奏譜子及鐘聲前奏及尾聲。詞意都很簡單明白，不用深奧的佛學字眼，只用虔誠的詞意和豐富的情感，在形式上，恐怕不很像一般佛教歌曲，音感上，可以聽出有中國色彩的來源，但仍是很西化的，是已經盡力提煉過的，並不是原來的中國歌曲了，我另外又將中文歌詞譯成英文並列，不過，並非直譯，只是取一點大意而已，為了遷就曲子，不得不犧牲一點英文字數以方便演唱。

這首拙作，在溫哥華已有些友人叫過我在鋼琴上試奏（我沒有嗓子，唱不出歌來），當時大家都很感動，連一位男士在內，眼中都紛紛流下淚水來了，有些女士竟泣不勝，跪下來（這都是實情，並非自吹自擂。）大家就都促我快寫出來發表，一位女士竟說：「這是佛教的『聖母頌』啊！」，大家跟着

我的琴唱，唱得個個都泣不成聲了。

我怎敢比巴哈或瑪斯奈或舒伯特？我只是個自修的外行作曲者而已，可是友人的過當鼓勵，怎能不令我鼓舞呢？現在我已將此曲寄呈「內明」月刊，請求發表，作為我的微末誠心向觀音菩薩還願，也盼從此拋磚引玉，有更多比我高明的作曲家們發心多寫佛教歌曲，給青年朋友們唱唱吧！請讀者們多多指教！

我另外正在採用中國古調寫幾首佛教歌曲，也更希望有一天能寫出可比擬「哈利路亞大合唱」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大合唱等模式的佛教歌曲大合唱來，決心我是有的，那怕還須寫十年，我也會做到。沒有天才應該不是絆腳石。作得不像樣，那是另一件事了，誰來替我發表那麼大的曲譜呢？這倒是一個困擾我的問題。

註：下期本刊續刊出馮馮作曲的「晚禱曲」

編輯室

（上接第44頁「虛雲和尚」）

依老衲觀察，你在五十六歲之前是自度，五十六歲之後，才能廣度衆化，大弘佛法。

德清道：「還要等十年？到時年老了！」

了塵笑道：「我八十多，尚不敢言老！你將來，任重致遠，豈可言老？」

德清又問：「文殊菩薩是古佛再來，曾為世尊師祖，何以為協助世尊而居於左侍之位？」

了塵曰：「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彌勒佛，普賢菩薩，均是亘古之佛，各已劫歷無限僧祇劫，為濟世普度衆生而再來，豈斤斤計較於名位？名位乃俗人之觀念也，非佛菩薩之所計也。而況，世尊亦是亘古之佛再來，各佛世世互為師弟，互為輔助，吾人不應以世尊說法時之一時名位而計較之！所謂萬佛歸一，萬法歸一，萬佛互尊，豈有世俗尊卑之分？」

（未完）